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三

宋濂

（明）宋濂、字景濂、自金華從居浦江青蘿山、少師聞人夢吉、後復從吳萊、柳貫、黃溍遊、多所指授、濂亦稱述師門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遂以文章名海內。廬陵歐陽玄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

又如晴齋終南。衆皺前陳。攬給不暇。元至正中、用大
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脩召、濂爲黃冠逃隱小龍門、
作屋三間讀書自娛、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逸、特徵
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累官至翰林學士、亞
中大夫、知制誥、脩元史、時編纂之士、皆山林宿學而
濂總其成、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名宿
大本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法者上之、又參攷歷代郊
禘大禮、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廟祀議不合、謫
安遠知縣、復徵爲禮部主事、選太子贊善、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最要、對以眞德秀大學衍義、上令大書揭

兩廡壁間、一日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濂講析、濂言漢武溺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繼以重刑、幾至大亂、臣以為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御齋室、濂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上問取士之法、濂言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

能任官在官莫善於久君不遷時詔許言事、有上疏數萬言者、上厭其迂、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中語、以爲不敬、當誅、既笞之、而上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書。其心爲上。惡得深罪。已而上覽疏語、有足采者、乃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不既誤罪言者耶。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奉詔脩大明日曆、一百卷、寶訓五卷、凡山川百神朝享律歷衣服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功臣碑碣婚姻詔諭、皆出其手、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今得待罪禁林、俾得雍容翰墨、朝夕侍從、

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益重之、每見必命坐、育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宴、濂不勝杯爵、上勸之、至三觴則面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醉學士歌、又以濂馬瘠、命選御廄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用侍從勞、進承旨、且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爲開國文臣首。俾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命其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暇命題試之、曰朕爲卿教子孫也。既以年至、請致仕、追贈三代、誥辭皆御製、稱濂曰、實有古人風。撓之不怒。靜之不肆。又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景濂事

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抑可謂賢矣濂既歸居青蘿山杜門著述人不見其面布衣疏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自少至老未嘗一府太史書文名滿天下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必問太史公安否購其文以歸日本使奉勅請文獻百金不受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明年入朝上大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趨日勅儀曹奉上尊法饍相續自是日侍上遊晏上喟然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十三年冬序班愼

以胡惟庸株累論棄市、濂嘗坐、以皇后皇太子言、得赦安置茂州、至夔而卒、年七十三、正統中、賜謚文憲、濂於書無所不窺於文無所不工兼通二氏學深入閫奥至其議論者撰則一遵紫陽之旨其論四書有曰、上論首論學蓋持身之大務也下論首論禮樂蓋持世之大務也持身持世總是聖賢帝王相傳之要故以堯曰終之總之不外一中上論終之以時哉時哉即時中之義乃孔子所以通天地萬物而渾於一貫者其孔子廟議大畧、謂古者尊皆西面今遷神南面尊者北面失神道尚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依

神。士結茆爲叢。無有設像之事。今塼土而肖之。失神而明之之義。古者旣灌迎牲。旣奠燔蕭合羶薌。今焫蕭太簡。古者祭享設廷燎。天子百公五十。卿三十。今秉炬近瀆。古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師弗祭。唐開元禮國學祀先聖以諸賢諸子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雜置妄列。若荀況之性惡。揚雄之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短喪。馬融之附勢。亦廁其中何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在堂而路點在下可乎。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菜。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也。又襲用魏漢

律所制大晟樂。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又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伊望旦暨稷契夷益說箕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逮云。議上、惟旨、後漸見施行、其論、首發於濂、云。濂所著有潛溪龍門鑾坡芝園歸田諸集、一百三十卷、行於世、子二、長曰瓚、次曰璲、而璲尤有名、璲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歌詩、官中書舍人、以誤對得罪誅、璲真行草篆俱入能品、與宋克宋廣齊名、號國初三宋、王世貞曰、宋仲珩書兼眾體、皆可名家、方

孝孺比之威鳳翀霄。辭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予嘗見其行草。流動秀潁。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青出於藍。公臨終作觀化帖八十二字畧云、君子觀化。小人怛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觀。我心情識盡空。等於太虛。不見空。空不見不空。大小乘法門。不過如此。此人不自信。可憐可笑、示恪禾憚。蓋其從行二孫也。此帖留傳鄭氏云。

論曰、文憲之學。源本金許。而張之以文。時出於少林之宗旨。故明祖目以文人。後人譏以仿佛。然讀其文。考其所為人。與同時名輩之所稱許。則文行

兼優卓然開道之大備無疑也方正學先生之贊
曰細析發微人包幽遐用言極論與非正學覓語
宗韓恪宋遵洛簞瓢陋巷若食萬鍾謝物理家惟
孝惟忠非其心悅誠服知之深而信之篤孰能言
之親切如此蓋文憲之為人寬弘敦厚而正學則
方正勁直觀其規模力量似有過乎其師者至其
造道之淺深則容其師之所到尚隔一階吾讀遜
山子曰騁而弗擾斷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
四者有失天下受其害惜乎正學先生久於宋氏
之門而不之知也蓋文憲之所以教正學者皆儒

者之規模綱要。至其深造自得之處。蓋有待焉。尚未之言也。

胡翰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年七歲、得遺金於道、俟其人還之、及因燕督以學、從遊許謙之門、同郡黃溍柳貫、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皆深相推許、明太祖定金陵、徵至行在、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以翰言而止、洪武乙酉、以衢州教授、徵修元史、書成、辭歸、宋濂稱其高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與不繁。動中繩墨。如晏子尚敦。堅而知非將物。論任明、動與宋濂王、禕同

岢嵋起開三百年文運之盛而廣山錢謙益尤以翰爲最曰仲申仕雖不甚而文章淳遒古時或有宋主所不到處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長山文集行於世而皇初并收諸篇尤爲當時所傳誦其皇初篇曰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懸懸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盡之謂心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柔穴居野

處。雖跂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毳毛食血飮。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滕𧰼以刕草木。而不以爲野。疊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灾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微才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與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侄侗之域。果數十萬年。同於禽獸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愼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

王。過。此。以。往。來。之。能。尚。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脩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剏之時。必聖人而後能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抵、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

夔之屬以典之。而又有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彞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而父子相繼。卒能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慚德。數罪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反之

正。天下而歸於義。羲、形、而、法、琉、備、矣。所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之興也。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爲備。存乎。其世。爲衡。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麗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麗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霸。霸降而爲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

鶩其私。知異說。摘摯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爲。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爲有效。而非五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發之。爲山川。徵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誅。君臣

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更之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

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而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爲皇。猶當爲帝。苟不爲帝。猶當爲王。降是而伯。聖人之徒。羞稱之矣。矧漢以下乎。

論曰、楊子雲有言曰。通天地人曰儒。是故詮釋經史。談說經濟。明二帝三王之道。皆理性之要務。經世之　規也。吾婺儒者。自何北山得考亭之傳於勉齋黄氏。然猶循桃守轍。以恪謹恭謹、取重於天下。至其徒魯齋王氏。乃益擴推而張大之。有網羅天地。括褁古今之意。歷數傳而至仲申諸子。出其

規模氣象俱不失師匠之授受以井田封建爲必可復以五帝三王爲必可至以漢唐諸君一切苟簡之治爲不可偶入於言議噫豈非信而好古之英儒哉而見之施行以收功實則吾不敢知然洎明祖龍起吾婺儒者拔茅彙征莫不鴻漸鵲起有以顯名於世而皆不保其首領良死牖下而仲中獨從容嘉遯得以考終其有先知之哲哉

盧格

盧格字正夫號荷亭東陽人登成化辛丑進士任貴溪令有善政江西盜發朝廷命師勦殺格以才望率

所部民兵從叙平盜功擢監察御史按部廣海以母老辭歸遂不起格遂學卓識空所依傍五經全史諸子百氏莫不覃思極研得其精奥嘗著荷亭論辨說主客問答闡揚經旨或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夫易冒天下之道以開物成務後世聖人用之以筮吉凶如農者用水不可曰天生水爲灌苗也治者用火不可曰天生火爲燬鐵也醫者用草木禽獸不可曰天生草木禽獸爲治病也且夫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者欲將至有開必先聖人仰觀俯察卽知見

終何所不占矣必卜筮哉或曰仲尼著詩教以厚性情美風俗而多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有之蓋取其有關於家國治亂之故則錄之其餘恐不皆然也如詩傳之說淫奔之詩莫多於鄭予請以春秋傳徵之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鄭聲而淫者中冓之言不踰閾而賦淫詩以貺大國之卿則其志荒宣子又從而稱之則其心蕩必不然矣或曰周書康誥篇

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書傳則以成王封康叔則不當曰兄曰弟乃武王命康叔之辭二者孰是曰吾嘗讀春秋傳定公四年祝鮀曰武王克商成王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封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左氏去孔子不遠不應有誤嘗反覆康誥之文諄諄於明德愼罰毋命康叔爲司寇之辭而誤於焚書之後乎諸所論創援精博如此格既歸家居數十年閉戶讐書自成一家言好周卹貧乏所著荷亭集不與紫陽相附麗學者怪之而

卒不能摧駁其說、蕭山西河毛氏尤稱之、

論曰、易大傳曰、君子以之洗心退藏於密、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之爲道大矣、揲蓍求卦、止諸用之一。豈但爲卜筮設哉。荷亭之論。要爲不悖聖人。其他論著。皆有所據。非苟爲異而已也。世皆以其不比附紫陽而擯之。則亦未嘗遊於斯道之大方矣。昔者張敬夫呂伯恭。與朱子稱莫逆交。至其釋經。各自攄所見。而不失其道之同。後人規規依附。而其論擲下。不能有所發明於洙泗伊洛之道

吾願讀荷亭書者。將平日成見一切放下。取其所論。按諸經籍之本意。縱不必盡是。亦可以知所弃取也。

章懋

章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瀔濱遺老、蘭谿人、少穎異、書過目、輙不忘、嗜學不倦、以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入翰林、丁亥除編修、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家、題賦詩、懋乃謝同官黃仲昭莊㫤曰、燈火非昭德之器、賦詩非論思之業。盍諫、同上疏諍之、忤旨杖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

以論元宰奪情論、又稱翰林四諫、降南京大理評事、留心職業、庶獄精鍊、過於老吏、南僚入覲北爲縮側、益以堂隸顧直之羸、而懋獨不取、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閩籍山海有番舶銀鑛之患、懋至、許民與番互市、弛鑛禁、聽民採取、而處置有法、民皆便之、時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所部泰寧沙尤巨盜竊發、相繼就擒、仍發倉賑濟、解散餘黨、部內以治、卒與巡按御史不相得、又積勞觸瘴、遂因考績至京、力引求罷、吏部尚書尹旻持不可、曰、不罷、不貪酷、不老病、何求退爲、懋曰、古人正色立朝。其罷輭多矣。古人一介不

取其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其酷多矣。年未艾、鬢髮早白。可謂老病矣。乃許致仕、既歸、奉親之外、惟以講學爲事、往來楓木菴中、學者稱楓山先生、執經受業者、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孝廟初政、方嚮師儒、比以謝鐸爲祭酒、而南則以屬懋、而懋方居喪、力辭、朝廷虗位以聽終制、除服、即奉詔至太學、修明教化、倡德義、砥廉恥、析經藝、道訓典、導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仍乞骸骨

先後五疏、不允．乃引年以請、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不拜、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不拜、乃許致仕、未旣、而劉瑾擅權。公卿、大臣。多、遭、斥辱。而、愁、獨、兇。於、是、乃、服、其、先、見。世廟登極、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允、辛巳、年八十六、卒於家、至屬纊、語不亂、衢守林有年至於榻上、論古今事、又與侄贄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大夫推士會父子爲庶幾、許聞、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懋爲人龎樸長者。而蓄德閎深。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於心。矜虐不出於口。驕容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與人言。輒露所

胆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平居無甚異同簡文而疏略意恂恂如也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然不易性恬淡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一介不取萬鍾弗顧所居破屋卑至碍幘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貧無以供則刈蔬脫粟飼之米乏之則以麥屑為飯嘗云吾人處困窮舜慕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語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問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罷此可為法俾蔡惠拯以大司空致政俸餘止四五百金懋猶不悅其在

仕籍、自翰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滿三考、乙休三十餘疏、仕則難進易退、而其心則常在天下、開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凡民生利病。輒爲司牧官言之。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於書無不讀。要在精究而力行之。嘗謂心宜大。又宜小。大以窮理。小以愼獨。朱子鑑空虛之弊。教人致知格物上做工夫。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其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明。或問諸儒異同。曰卽有

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梁稷異類。皆可克腹。締帛異質。皆可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觀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其論政體。則以格君心。收人。才。因民心爲本。其爲文。不求甚工。達意而止。勸以著述。曰先儒之言備矣。删其繁蕪可也。其所著惟婺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其高第弟子、則有唐龍、見名臣傳章拯、陸震、見忠義傳董遵、凌瀚、黃傅、李滄、張大倫、

論曰、楊尚書濂之祭楓山有云、國朝理學。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輿。膺五福無騙之年。同時諸公。未之或先。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鴛湖。不爲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楊公大儒。其言如此。推許至矣。顧楓山雖位登九列。而志存嘉遯。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亭無瑕之譽。不亦宜哉。而當時之論。則曰楓山一味恬退。豈非以聖人之道。在於濟世。果哉一徃。末之難乎。既而唐荆川諸公。出欲以伊尹之任。易伯夷之廉。不顧當世之譏。而身任國家之事。形迹不避。卒

遺物誇。要而論之。儒者立朝。惟有恬退一局。可保無尤爾。顧使賢者而盡如此少有能自樹於功業者矣。

章拯

章拯、字以道、號樸菴、懋從子、登　治壬戌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恭惠、始爲刑部主事、以決囚不覆於閹瑾坐復命遲緩、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猺獠夷哨聚、拯單騎往諭、夷皆散、劉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歷官至工部侍郎、總理河道、適夏潦驟漲河決曹橋、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神禹故道、拯議爲

分日計、當踵前績、相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若着出漢人下策、希功兩大役、一興爲害不淺、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拯請浚孫家渡以殺河勢、績用未成、論者譸張不已、仍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功卒不就、繼之者爲潘希曾、迄用拯議而敎、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六十二萬兩、拯止以二十六萬而畢事、還朝、乃陞尚書、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海運、拯力言其不便、萼遂止、至是夏言建議分祭四郊、而拯以天人合祭、祖制也、且以民困財乏爲言、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忤旨、謫饒州、仍令冠

帶問住、卒於家、極少從伯父懋愛易、輒能潛思究繹、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寐、卒年七十、學者稱樸菴先生、著有定性書克復解、恭惠集行世、

黃遵

黃遵、字道卿、蘭谿人、章門高弟子也、遵爲諸生有聲、學使江右胡東洲、禮爲浙東高士、貢之禮部、授南昌府學訓導、與蔡虛齋清、邵二泉寶、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再轉爲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

詳、謁知貴東感恩縣、乞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無儋石之儲、事親曲盡孝養、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從子龍、以孝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以貢官思南府推官、永嘉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云。

凌瀚

凌瀚、字德容、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得其師承、性端方沉毅、言必信、行必果、一舉一動、必由規矩、閒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朋友終日無惰容、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禮樂兵刑、漕渠水利之學、靡不精

究、四方從遊日衆、各因材而造就之、以乙科授泰寧教諭、以正學誨諸生、諸生或貧不自給、則分俸與之、兩應聘典廣西山東試、遷尉府紀善、以禮輔王、上崇德講學、啓辭義嚴正、王甚敬禮、所著有群書類考、太平策畧、

黄傳

黄傳、字夢弼、號白露、蘭谿人、少穎悟、遊鄉校踰年、師弗能訓、弱冠補弟子員、旋擯於庠、公嘆曰、曰、三升米、耳、此、豈、足以、邪、吾、志、哉。聞章楓山先生講古聖賢之學。往受業於其門、楓山學宗朱子、得何王金許之的

傳、傳甞得其學爲、然刻苦厲行勇過其師、登弘治癸亥成進士、授江陰令、五載、塞苞苴、杜請托、延學宮、毀淫祠、以大臣薦、進階御史、傳曰、昔唐虞三代。君臣俞合如家人父子。問難如朋友。故上下交而德業成。吾謂見天子。當面陳天下事。可否庶一遇焉。不然。吾將抱殘編。歸北山以終老耳。安能屈心抑志以隨俗哉。俄移疾歸、貧不能舉火、家人嘆曰、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殯也。傳乃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死卧溪山鬼亦清。卒年三十九、傳生平博學強記、諸子百家、歷代鑑史、無不畢覽、性廉潔、勇讀文山傳、輒欷歔悲泣、適

瑞乃止、嘗取志士不忘在溝壑、書之壁間曰、不如此不足爲丈夫、故自貧賤至居官、未嘗輕取一介、其清風峻節無賢不肖莫不感慕之、卒賤不忘溝壑之言、云、所著有江陰縣志若干卷、白露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李滄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正德戊辰進士、以南京主事、擢分巡江、滄清廉徹骨人、不敢干以私、受業楓山之門、懋亟稱之、卒於官、裴橐蕭然、貸馬質屋、乃克殮、楓山題其楣曰、清修吉士、

論曰。賢弟子之難遇。於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三樂之一。古來弟子之盛。莫過二程。次則紫陽。次則姚江。前挽後推。卒能使其道大光於世。蓋師猶範也。弟子猶器也。觀其器之所出。莫不精良。則知其範之善矣。楓山倡道蘭江。一時英才。應時並起。功業文章則有唐文襄。氣節則有陸汝亨。篤實則有董道卿。愛德容。康介則有貴自露。李一清。自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後。百有餘年。而儒風復振於婺宿之據。自此以後。家君砥行。聚徒講學之士。往往不乏。而敷揚道教。發邇見遠。則不

能踵前儒之後塵。夫儒者之學。首貴實踐。然必與文章名業相輔而行。譬之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處勢順也。然亦視其人之精神力量焉。如新會陳白砂者。以蠻鄉一老舉子。而聲徹帝聰。大臣矜式。殁陪孔廟。豈以文章科第之故哉。

徐用檢

徐用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用檢以儒術起家、歷中外、皆有政聲、初官刑曹、則上恤囚議於其僚長、行之、官儀制司、則疏請親行郊祀、繼又請皇太子及時出閣讀書、其官山東臬副也、謝弗豪右以

孤弱、其官陜西督學也、則正文體而汲俊才、其官蘇松參政也、吳江災民譟於軍門、大中丞欲繩以法、用檢則曰、民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急而有求、非叛也。宜恤而撫之、卒用其言而安、其官廣東按察也、暹羅占城諸國、雜商航而至者、衆且近萬、用檢則防之以法、而海寇遂弭、其官河南布政也、撥竊耗以給宗室、廣學田以贍貧士、官至太常卿而卒、卒年八十、用檢敦行古義、執親之喪、廬墓四載、通籍三十年、貞亮清介、始終一節、旌麾所至、不廢講習、初師緒山錢德洪、又與耿楚侗定向、羅近溪汝芳、爲麗澤之

仰一日問汝芳曰學宜從何入汝芳曰但朝夕望空拜自有人出而傳汝用檢不憚一何鈍耶後在江省權署方治文移悦有提於側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竟有人出而傳之忽然陳見解落胸中盤然若有得。繼與定向談定向曰子今之孟子也又曰願君執御毋執射用檢不省解之者曰射則有的御無轍迹子與願學孔子如射之有的也孔子行藏隨時如御之無方也楚侗或者欲予損孟之高爲孔之大乎然則向之謂予爲孟子諛也非譽也蓋自姚江直指心體學者風承響接漸失其初或誤以精神爲學或

以縱放氣質爲學用儉將陰有以收之、故其言曰、要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其元氣則天下國家壞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又曰孔孟之求仁即堯舜之執中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時中故專求性或涉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體而心之眞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爲一原凝於沖漠無朕而生蕃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眞體湛然圓融不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鄒遹水曰、

魯源先生之學。以求仁爲宗旨。以力學爲實功。以孔子爲正鵠。其卒也、邑人則祀諸鄉、陝輿廣則祀諸名宦、皆稱之曰、魯源先生云、

論曰、魯源先生以仕爲學。講切之功。至老不倦。歷任所至。著有政聲。其所論學。則以三綱五常爲元氣。以求仁爲宗旨。殆將有以收龍溪諸君之流弊。而率天下以孔門之質學也。至其云專求性。則涉於虛玄。而生機不流。專求心。則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夫天體常運。生機不流。則非天性。心體無私。涉於情欲。則非道心。有此二弊。吾不知將呼何者

爲心性也至於仁亦聖人設立之名其實豈有外於心性哉若使求仁而失則二端之弊亦不能免所以克伐怨欲制而不行夫子不許以仁恐其天機不流也既言克己申以四勿恐其本體易淆也彼世之似仁而非者夫豈少哉所以孟子言求仁而程子言識仁

孫揚

孫揚號石臺東陽人交號覺齋得紫陽之學於遺書篤信而力行之嘗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於座以自儆時姚江王守仁倡道東南守內風偃學

徒風承響接嶽讓紫陽目爲支離、覺齋深不然之、因寄意於咸與詩曰、武夷山上鳳凰鳴、音協簫韶分外明、可惜蟬蛙不禁口、更相聒耳亂人聽、揚少承家學、既已係籍博士弟子矣、學使者耳其賢、將以特恩貢入太學、揚力辭、併其弟子員棄之、而益自奮於爲己之學、時守仁在越、揚親詣就質、守仁申知行合一之旨、揚未契、曰、子從何來。曰道嵊縣。守仁曰、子到嵊縣便曉嵊縣。揚曰、不然。必先曉得嵊縣、方能到嵊縣。揚辨甚力。守仁默不答。揚亦刺船竟歸。因條列守仁諸說。歷引朱子之言駁之。曰質疑稿、其說甚辨、而深造

自得之趣殊少、然在揚之時發之、則岸然特立、不隨世好者也、山陰宋楷稱其綱紀斯文。主張聖學、不惟有功朱子。孔孟之道。賴以不墜。揚所著書、質疑稿外有曰憂餘雜稿、對客問、定志編、揚旣歿、無有能行其書者、康熙巳巳、夾輿費家璵、敎諭東陽、見其書曰、此紫陽嫡脉也、請於學使者、祀諸中天書院、刻其定志編於學、方謀刊布其質疑稿、而家璵卒、家璵學於陸隴其、而盛詆陽明者、卒之明年、諸生請於官、與揚並祀、

論曰、石臺之自序。質疑稿云。吾至山陰見陽明先

生妄舉所疑之大者。筆之為書。以質問焉。先生不
以昏愚乖忤見訶而歡然接引。多方曉諭。亹亹不
倦。楊遂盡吐所疑以質之。講論者浹旬。而疑之未
釋如舊。噫。陽明子功蓋穹壤。門徒滿天下。而石臺
以窮巷老生。袖出一冊。折其說而奪其喙。畧無讋
怪之意。見於言色。此。則陽明子之學也。蓋涵養深
而所造邃矣。石臺於此求之。則其學有不可勝用
焉者。乃反屑屑致辨於議論之間何哉。即其所云
曉得嘹縣。乃能到嘹縣者。乃先知後行之大概也。
其實懸擬嘹縣而知之。知嘹縣而已。至嘹縣之域。

郭山川街巷曲折之細必待親到而知之而紛紛置辨何哉士不遊於道之大方而囿守藩籬類如此然不如此又豈能自拔於㑊㑊之流哉噫若石臺者可謂篤志自立者矣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謫信宜典史當道為建嶺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上禦邊四事防虜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廣

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與太平、未幾丁內艱厺服除、起爲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爲萬曆丁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開例捐納賑濟、文德建言救饑、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爲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充饑者、輸官散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內批歲例大祈文德撰　詞、多寓諷諫、忤旨、調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比卒、遺笥蕭然、質產以殯、文德早歲志學、受業楓山

之門。邦之越、謁王守仁、領良知之旨、登第後、復與鄉守盤羅洪先相講切、開修篤實飭躬砥行、矩矱森然、不爲　言聾聽、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少貶、侍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言正色。學術無忝於儒臣。古道古心。行誼足稱乎君子。追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應典

應典、字天夔、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謁章懋於蘭江、奮然有担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

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已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愛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裏此即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即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

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克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與為人誠愨和粹孝友兼篤謹言慎行廉隅修整黄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罕儷云

李珙

李珙字侯璧號東溪永康人由歲貢歷東鄉撫浦學

博、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王守仁、聞良知之學、獨居精思、盡得其旨、守仁卒、營墓保孤、與有力焉、時姚江之門、有錢、王、李、晉之稱、所在講學、不務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窩、受、用、

周瑩

周瑩、字德純、號實峰、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illegible]

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旣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予旣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間。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攜一僕。中途而病。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旣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

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郎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豈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爇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程梓

程梓字養之號方峰永康人弱冠爲諸生聞姚江受

業陽明之門、歸郡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袞以睚眦陳、諸御史葢訟梓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祠祀文成、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尹、 按五峰舊爲壽巖寺、梓等毀寺爲書院、故爲人所訟、

盧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黙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証益審、同門王畿錢德

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即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愆改過。是眞實下。工夫。處。見得已過日吝。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克之。而手舞足蹈。克之而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略無攖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忠卷

文錄等書、

杜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即北面一松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濶、汨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遽作、備嘗辛苦、乃悵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以自勵、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存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即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

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惟熙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克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已接物、眞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郎可証悟、自奉粗厲淡泊、脫粟杯羮、與來學者共之、創淡界講會、以授學徒、又講學於官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惟熙與蘭谿徐用檢遞主教席、用檢於人愼許可、談及惟熙、必曰眞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游門周汝登見其悔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嫡脉、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

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耶、

陳時芳

陳時芳字仲新、號春洲、東陽人、幼有大志、延師授小學、即遵小學訓、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葬、立其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論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爲虛

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肆畧遺棄紛断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時芳體素弱至講論所學亹娓娓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淡界官橋柘林會講外立麗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尤謹喪祭遇饑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巳巳膺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聞見錄鄒魯遺芳麗澤介規學條偶筆瑣筆等書山陰劉宗周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衆傳學者為陳其蕙金萬選呂一龍

陳正道

陳正道、號誠源、東陽人、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講學明德堂、即執贄爲弟子、時見山及門甚盛、正道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恬爲主、以立大爲要、曰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清淨、纖翳自無所容、此真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伊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鐸建安、及歸、家益落、簞瓢屢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陳其蒽

陳其蒽、字生南、號頻齋、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齋戒執贄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滅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素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巳親、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峰、東陽則文山西菴、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悃款詳審、言不足則繼之以歌、詠歎抑揚、精神生而至性露、無有智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滲乎淡。

一刻無之。則賜爍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偽。若辨必爲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合規矩而揣方圓。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密不備、倘等實落。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

問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顧諟天之明命也其葸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家居文溪、明亡、即棄舉子業、樵牧耕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草帶、布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挈妻子、東西走、攜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趙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雁、

呂一龍

呂一龍、字雲君、永康人、爲人高曠磊落、從[illegible]

源二師、開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爲本、[illegible]

非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錢貨斯前當費者、則之所

可、爲學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急、見親友貧不能舉

其喪、質所著布袍助之、一龍蓋合會點原憲爲一人

者、終日爲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趙忠濟

先師趙諱忠濟、字濟卿、號岐寧、東陽人、其學以致良

知爲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則仁者之氣

君多。性至孝、弱冠時、曾爲父純利府君執蓋出、府君

甚嚴厲少不當意對客輒批其頰先師不動神色孰事益謹或予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濟無簞瓢屢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人不因譽喜不因毀慍不因術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惡其主師席為弟子釋經不屑屑於訓詁每用明道悉以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即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則曉之曰為學不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猶夫販

[illegible]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册。晚年援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已也。餉天學可不講。便同自棄。晝之所爲。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於卒。享年五十有五。

王同龎

王同龎字天球、號淡菴、永康人、貢生、方入泮、即閉關讀小學、一言一行、皆簿書之、以自考、深憾幼喪親、不能盡禮、補服三年、與先師趙岐寧同受學於陳其蕙、卒皆入主五峰、先師亡、主五峰講席十年、予嘗兩至會見其爲人、敦厚渾樸、貌恂恂如也、又嘗見其手評

張武承王學質疑於姚江、盡情剖擊、予積不能平、玩其所評、心平氣和、益學姚江而得其氣象、使人意消。卒年七十三、諸生合詞以孝行請詳旌表、生平著述凡二十種、皆切己之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箴凡八。又有存養省察主敬本體工夫諸箴銘。玩其辭、益用無間斷工夫者。求此於今之學者蓋難。其學以爲己爲主。辨志爲先。其報沈學博書畧曰。當今所當辨者。不在異端而在吾儒。吾儒所當辨者。在君子小人爲人爲己之間。但辨一片爲己之心。則入門工夫雖有不同。不害其爲大同。尊意欲先於諸儒中辨同異。

竊以爲學但求有益於巳期歸於眞而忘其所止耳非易非難而有志者絕少我輩旣以仁爲已任不能風動而與起之或者明善誠身之功尚有未實所當反已而內省者也蓋人無不善誠至則動誠使欲根盡除至性流露必有觀感而與起者其論心學畧曰伊川謂儒者本天即吾心之天耳今世學者不知心爲天君其於聖學尚未知入門以好勝之競氣逞詰辨之小才其語錄講義言滿天下皆口過世皆從之惟湯潛菴不以爲然問何以處靜曰無靜何以處動曰無動何以處上曰恤下何以處下曰敬上何以人

信。曰。自信。何以人知。曰。自知。何以勝剛。曰。柔。何以勝强。曰。弱。何以進前。曰。退後。何以尊光。曰。卑謙。

論曰、姚江之門。泰和擔荷甚力。人品甚高。而生本好奇。所以再傳而爲顏山農。三傳而爲何心隱。幾於決裂師教矣。永康之學。出於盧先生一松。一松之在王門。不能與能溪心齋諸公接席也。後人載姚江弟子。不列其名。然而恪守師法。雖數傳之後。皆遵行家禮。厚人倫。嚴取予。敦鄉族。雖見地甚高。而行類於狷。至其單詞偶句。一一從自己腑中流出。滴水滴凍。爲前賢所不能道。其心體力行之功

深。而學問文章。庵博閎拓。則不如宋元五賢。然新建之學。豎窮三際。横遍六周。隨口傾吐。洞入心竅。其規模氣象。未嘗不廣大　闊。則又不在乎博學也。